

Salman Rushdie

王怡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

g8104505@ncnu.edu.tw

離散與創作

賽門·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出生在印度孟買的回教富商家庭。十四歲進入英國 Rugby School 就讀，這期間年少的魯西迪遭受同儕的種族歧視和適應異鄉生活的挫折。這些寄居他鄉生活中最苦澀的成長記憶從《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 所提及吃燻鮭魚的悲慘經驗可見一斑。走過抑鬱的青少年，十八歲的魯西迪進入劍橋，隨之展開四年多采多姿的學院生活。他主修歷史，曾撰寫一篇有關穆罕默德的報告 "Muhammad, Islam, and the Rise of the Caliph"。在這篇報告中魯西迪改寫伊斯蘭教創立史的歷史背景，最後也經改寫編入《魔鬼詩篇》。畢業後，魯西迪與家人移民前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苦難的殖民歷史隨之寫入《羞辱》(Shame)。一九七〇年魯西迪重返倫敦，除了從事廣告文字撰寫，小說創作的工作從未間斷。一九七五年第一部科幻小說 *Grimus* 出版，評價極差。反之，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卻迴響熱烈。這部作品為魯西迪贏得 Booker Prize 等多項大獎，同時也大大提昇他在西方文壇的知名度。但是，真正讓魯西迪聲名大噪的作品，還是舉世皆知以褻瀆回教信仰聞名的《魔鬼詩篇》。此書中，穆罕默德化身為功利的商人，而可蘭經 (Qur'an) 的回教經典則是他受撒旦啟示而寫成。此外，他將妓院名為 *Curtain*，除了直指回教婦女的臉罩與娼妓的曖昧關連，也質疑臉罩象徵女子純潔的回教文化。書中的妓女分別以穆罕默德所喜愛的十二位妻妾命名，更是極盡玷污回教婦女聖潔形象之能事。因為魯西迪在《魔鬼詩篇》種種反回教信仰的敘述，一九八九年伊朗的宗教領袖科梅尼 (Khomeini) 曾經重金懸賞追殺魯西迪，一度還引爆全球文化界有關捍衛信仰或言論自由的熱烈辯論。幸好英國即時給予政治庇護，直至去年新作 *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問世，魯西迪仍寄居倫敦。

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魯西迪以英語代替母語烏爾都語 (Urdu) 創作。但是，他同時也使用梵文和自創連字像 *was-not-could-never-be* 企圖豐富英語的字彙和句法。他的「百科全書式」小說向來以結集寓言、詩歌、散文等各種文體出名。此外他更援引古今印度和西方的文學典故、宗教歷史及民間傳說，超越時空的限制，巧妙地揉合虛幻與現實，創造出魔幻寫實 (Magic Realism) 的想像世界。《午夜之子》裡的 Saleem 和《魔鬼詩篇》裡的 Saladin 能隨意變形出現，而 Gibreel 具穿梭時空的能力，這些角色都充分展現魯西迪演練魔幻寫實的功力。

魯西迪的小說與回教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地理歷史關係密切，讀者對類似的背景資料必須具備相當的了解方能更精確解讀他的作品。但是，魯西迪對離散認同 (diaspora identity) 議題的再現同時也將他的作品提昇至更寬闊的跨文化視野。

「離散認同」的概念盛行於當前文化批評領域，意指流亡、移民、或奴隸等離散的族群因為空間轉換，或因與過去時間發生斷裂，極易出現身分認同的危機，甚而渴望在新舊文化中尋求界定消亡中的自我。在魯西迪的後殖民小說中，離散主體因身處多重種族、宗教、語言雜聚的環境，不僅產生認同的焦慮，更踰越各種種族宗教、語言的界限，企圖在不同的時空建構新文化認同。魯西迪最廣為閱讀的三本作品，《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羞辱》(*Shame*)及《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都不離探索文化認同的訴求。此外，魯西迪喜愛用 twin protagonists 作為主角心理上的本我與自我 (ego/alter ego) 或善良與邪惡 (good/evil) 的對照組合。譬如在《午夜之子》中的 Saleem/Shiva；《羞辱》中的 Raza Hyder/Iskander Harappa 與《魔鬼詩篇》裡的 Gibreel/Saladin。而 Gibreel 和 Omar 的人格分裂則代表魯西迪深受西方與東方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衝擊，需要身份的抽離來平衡文化的差距。

重要作品推薦

《午夜之子》是一千零一位出生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夜的小孩，因為該時間正是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時刻，這些小孩因而具有神奇魔力。這群小孩能以心電感應互相溝通聯絡，其中，英印混血的 Saleem Sinai 是他們的老大哥。午夜之子的出生象徵著印度獨立時代的到來，同時這些小孩更背負著改造「後殖民印度」，建立富強國家的歷史使命。

故事精彩處應該從憎恨貧富懸殊的印度奶媽 Pereira 將出生貧困的 Saleem 和富裕家庭的 Shiva 對調說起，隨即展開兩個午夜之子互換的傳奇一生。在印孟戰爭時，Saleem 變形成為犬類，原先心電感應的天賦由靈敏的嗅覺所取代。而巴國政府利用 Saleem 的天賦捉拿了反對黨領袖 Sheikh Mujiur Rahman。不久，他再度變形為一位喪失記憶的老人，因為他祥和且平靜的臉部表情，還被人尊稱為 Buddha。後來他被蛇咬傷後恢復記憶，在另一午夜之子 Parvati 的幫助下回到印度繼續其使命。

就在 Saleem 和 Parvati 施展魔力使德里的貧民窟變成適合居住的富庶地後，Saleem 隨即與 Parvati 結婚。但是好景不常，獨裁的 Mrs. Indira Gandhi 因為懼怕午夜之子的神奇魔力，依 Saleem 的名單逮捕這群包括 Saleem 在內的午夜之子，他們甚至被迫作輸精管的切除術。Parvati 為了繁衍下一代午夜之子只得與 Shiva 生下兒子 Ganesh。不幸的是 Parvati 因難產過世，而無法生育的 Saleem 則流浪到孟買，並在一家酸瓜醃漬工廠做事，之後與女同事 Padma 結婚。

這段戲劇化十足的故事其實隱喻近代印度的後殖民歷史。獨立後的印度經歷了印巴、印孟等內戰，國土分裂成三國，國家的歷史傳承更因為遭受英國殖民而中斷。換言之，印度子民的國族認同是破碎而分裂的。英印混血的 Saleem 是後殖民印度社會的縮影，Shiva 則代表巴基斯坦，Saleem 和 Shiva 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就像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戰火，根本無法改造印度成為新生的獨立國家。印度被殖民

的歷史與經驗中的創痛深植於《午夜之子》的每個角色。以 Dr. Aadam Aziz 為例，這位留德的醫生鄙視印度的被殖民歷史，心中的洞(hole)，原以為與 Naseem 結合後足以填補成一個完整的主體 (whole)。但是，Dr. Aadam Aziz 對自身文化的否定反而使得熱愛印度文化的妻子愈加疏離他。這種企圖藉由婚姻關係重構文化傳譯 (cultural translation) 過程所失去的主體完整性最後證明是徒勞無功。就像他祇能藉由被單的小洞審視病人的身體病徵，Dr. Aadam Aziz 只能在殘存破碎的記憶中點點片片重新建構可能的「完整」主體。

魯西迪透過這部作品反覆探究的終極議題是：建構於客觀外在的自我認同其真幻若何？Saleem 從事的酸瓜醃漬工作提供一個絕佳的比喻，因為唯有將苦澀的歷史裝甕醃製成不為時間腐蝕的虛幻／真實難分的記憶，人們才有可能繼續向前走。「重生」的主題於是就在 Shiva-and-Parvati 的兒子 Ganesh 誕生時出現，而三十年前的 Saleem/Shiva 換嬰案於此圓滿落幕，不僅延續 Sinai 家族血統的純正，也象徵英國撤退後印度恢復正統的歷史傳承。

第二本小說《羞辱》開始於 Mr. Shakil 將三位女兒 Chhunni, Munnee 和 Bunny 幽禁在 Nishapur 豪宅內。父親死後，三姊妹與英國軍官先後生下兩個混血兒子 Omar Khayyam Shakil 和 Baber Shakil。Omar 後來成為一名免疫學醫生並且娶了 Raza 的智障女兒 Sufiya Zenobia；而 Baber 則參加巴國的游擊隊，在起義時，遭將軍 Raza Hyder 所射殺。最後，三位母親則殺害 Raza 為兒子復仇。

小說中另一主軸描寫的是巴基斯坦兩大政治家族 Raza Hyder 和 Iskander Harappa 的家族盛衰史。在一九七一年，巴基斯坦因內戰而分裂成東巴與西巴，西巴的國家聯合黨(National Assembly)領袖 Iskander Harappa 用武力統一了巴基斯坦成為巴國總理。後來軍人出身的 Raza Hyder 率軍叛變並以叛亂罪名處決前總理 Iskander Harappa。在 Raza 遭殺害後，政權再度回歸 Iskander 的兒子 Arjumand 和 Haroun Harappa 手中。

書名《羞辱》直指長期存在巴基斯坦子民心中那段揮不去又羞辱的殖民背景 Omar 天真的以為與白人發生性關係，就可以漂白有色皮膚，進而消除被白人視為次等的羞辱感。他的三位封閉且獨裁的母親分別代表衰落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在母親們的調教下，Omar 成為不再有羞恥心，苟活在社會邊緣的被殖民者。另一方面，智能不足的 Sufiya Zenobia 本身即象徵羞辱，進一步影射巴國倫理道德的淪喪和政權爭奪的黑暗。而 Omar 和 Sufiya 的婚姻意味著無恥與羞辱的雙重否定與抵銷，如此的結合完全超越主體與客體、殖民與被殖民的二元對立關係也因此終結第三世界國家被殖民的羞辱宿命。

《羞辱》中的主角 Iskander Harappa 和 Raza Hyderz 以巴基斯坦近代政壇上真實的政治人物，總理 Z. A. Bhutto 和將軍 Zia ul-Haq 作為角色刻畫的原型。魯西迪藉此嘲諷巴國政治人物為滿足個人的政治野心，甚至不惜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第三世界國家政治領袖或以暴力獲取政權，或假借神權統治為名進行殘暴獨裁統治之實。因為魯西迪長期見證西方的民主政治，第三世界的種種政治亂象當然難

逃這位身在英國的印度作家筆下最嚴厲的批判。

魯西迪最引人爭議的近作非《魔鬼詩篇》莫屬。故事從 Gibreel Farishta 與 Saladin Chamcha 所搭乘的飛機遭恐怖份子劫機開始，飛機爆炸後，兩人魔幻般的翻落在英國的海灘上，被 Rosa Diamond 救活後，兩人開始回溯成長的背景，包括當電影明星的過程及移民英國的原委。日後的夢境裡，Gibreel 化身為 Angel Gibreel 追隨在穆罕默德 (Mahound) 的身邊，並且制定回教律法將他的惡行合理化在充滿異端的 Jahilia 城市傳教時，先知 Mahound 為取得個人的權力，妥協於三邪教女神而將異教的思想寫入可蘭經。最後，Gibreel 仍不敵異教領袖 Abu Simbel 的圍攻，Mahound 和信眾流亡至 Yathrib。

在 Rosa Diamond 死後，Saladin 因非法移民罪名遭逮捕，從此，不幸接踵而至。在警局裡，他變形成羊，慘遭白人警察的嘲弄與鞭打。妻子 Pamela 與自己的好友 Jumpy Joshi 有曖昧關係並且懷孕。更糟的是，就在此時他失去電台的工作，一心想改變自己成為英國人的夢想終究幻滅。

Gibreel 在倫敦遇到被放逐的 Iman，他曾是 Desh 城的領袖。Gibreel 帶他重回頹落的城邦，發動革命打敗魔女 Ayesha，奪回政權。(此處影射的正是科梅尼在伊朗為奪取政權所發動的革命。) 女先知 Ayesha (同名不同人) 以堅定的信仰，帶領 Village of Titlipur 的村民前往 Mecca 朝聖。但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 Mirza Saeed Akhtar 卻質疑此行是否真能治癒妻子的絕症。最後，雖然信徒們一度以為阿拉伯海會為形成一道通路以便他們橫渡用，所有信徒還是葬身大海。在此魯西迪再次對回教盲目的宗教信仰展開嚴厲的抨擊。

在 Yathrib 的 Mahound 遭書記官 Salman 懷疑他的可蘭經是受到 Satan 的啟示，而非來自天使 Gabriel。為解決疑慮，Salman 篡改 Mahound 口述的教條，但是 Mahound 在校對時卻未立即發現錯誤。Salman 證實 Mahound 是偽先知後，倉皇的逃往 Jahilia。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作者 Salman Rushdie 化身為小說角色 Salman，大膽揭示神聖信仰背後的荒謬性。此時的 Jahilia 城被殘暴的邪女 Hind 搞的民不聊生。Mahound 順應民意打敗 Hind，使 Jahilia 成為一神論的城市。此外，曾經寫詩嘲弄 Mahound 的詩人 Baal，為躲避 Mahound 的追殺藏身於妓院中並且當起老鴿。這位詩人除了將旗下十二名妓女依 Mahound 的妻妾命名以招攬生意並輪流與他發生親密行為。魯西迪暗示 Baal 就是 Pseudo-Mahound，祇不過少了神聖的可蘭經教條為他正名罷了。

話說變形的 Saladin 從精神病院逃出後，流落亞非裔移民區。長期與世隔絕的他起初仍無法認同伊斯蘭文化，最後，在身份的找尋過程中，終究逐漸建立自我認同。在 Hot Wax Club 聚會時，自我建構完整的 Saladin 終於恢復人的形體。但是，當他再次與 Gibreel 相遇時，赫然發現 Gibreel 已經擁有 Saladin 所渴求的一切，包括名聲、女人、財富。為報復無情的 Gibreel 和爭奪 Alleluia Cone 的愛，Saladin 利用他最擅長的聲音模仿，挑撥兩人分手。隨後，不堪情變的 Gibreel 在精神分裂的狀況下殺害 Alleluia Cone。

《魔鬼詩篇》以倫敦為場景，充分刻畫移民或流亡異鄉的離散族群在文化認同過程中所遭逢的掙扎與異質文化適應問題。Gibreel Farishta/Saladin Chamcha (Gabriel/Satan)正是分別代表兩種不同文化認同的選擇。同樣生活於大都會倫敦，Gibreel 最初選擇維持印度文化的認同，而 Saladin 選擇同化成為英國人。有趣的是兩人並置在英國/伊斯蘭文化中，但是他們都難逃異化與變形的命運。Gibreel 的精神變形，譬如人格分裂 (paranoid schizophrenia)，讓他藉由夢境重回 Mahound 時代，甚至懷疑回教信仰的正確性。類似對權威的質疑必然鬆動一度堅實的身分認同，離散主體於此開始跨越種種的邊界，在不同文化中尋求可能或短暫的安定而 Saladin 的身體變形則說明有色人種不管如何認同白人，在白人眼裡，永遠是未進化的動物。

在這本小說裡，魯西迪企圖顛覆第三世界女人傳統而且保守的刻板形象。女先知 Ayesha 也可以像 Mahound 一樣接受天啟，帶領信眾到麥加朝聖。相較於 Gibreel 和 Saladin 的認同危機，Saladin 父親的印度女友 Zeeny Vakil 展現認同自己的印度文化的自覺與勇氣。其中 Hind 堪稱是魯西迪筆下典型的第三世界新女性代表，不但表現出東方婦女的堅毅及順從，更展現像西方女人的開明及幹練。

網路資源

<http://www.trill-home.com/rushdie.html>

<http://www.levity.com/corduroy/rushdie.html>

參考資料

Harrison, James. *Salman Rushdie*. New York: Twayne, 1992.

Khan, Fawzia Afzal.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the Indo-English Novel*.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P, 1993.

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 New York: Penguin, 1980.

---. *Shame*. London: Pab, 1983.

---. *The Satanic Verses*. Viking and London: Penguin, 1989.